



何申著

何申，男，当代中国作家。

1951年1月出生于天津。

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梨花湾的女人》、《多彩的乡村》等3部。

中篇小说《信访办主任》、《穷县》、《乡村英雄》、《热河大兵》等50余篇。

还有影视剧作品多部。其中，《年前年后》获首届国家级大奖——鲁迅文学奖。

以及《人民文学》优秀小说特别奖。此外作者还曾获过“庄重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

《当代》优秀作品奖等。由其创作的根据其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一村之长》、《青松岭

后传》、《大人物李德林》、《信访办主任》等也多次获奖。

Xiang Cun Ying Xiong

乡村英雄

中国经典乡土
小说六家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何申著

《乡村英雄》是著名作家何申的长篇小说力作。小说以中国农村改革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民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如何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最终成为乡村英雄的故事。小说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乡村英雄

——
一个农民的
奋斗史

何申著

1

乡村英雄

何 申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英雄/何申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4
(中国经典乡土小说六家丛书)
ISBN 7-5033-1331-5

I. 乡… II. 何… III. 中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1195 号

书 名: 乡村英雄

作 者: 何 申

责任编辑: 侯健飞

装帧设计: 蒋 浩 唐卫建

责任校对: 凌 云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三河天利华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229 千字

印 张: 9

印 数: 1 - 8000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33 - 1331 - 5/I · 1153

定 价: 16.00 元

序

曾镇南

收入这套中国乡土小说丛书中的三位中国大陆作家——李佩甫、刘醒龙、何申——的中短篇小说集的书稿，放在我的案头已经很久了。一篇在读者的阅读上多少能起些导引作用的序言，应该是在全部读完这三部书稿之后，才能写得比较切实中肯的；但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只能从这三本集子中每本依目录顺序选读头三篇，就这九篇已读过的小说和作家的风格谈一点管见，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

李佩甫是从河南中原大地的

田野深处走出来的一位认真而执著的作家。他的小说，以剥露农村生活的真面，尽显笔下人物的妍媸，运思幽深，立意孤峭见长。“乡土小说”这名目并不能范围住他的创作畛域，因为他也能写城市。但即使他写到城市，他的忧愤的，有时甚至有点愠怒的眼光，也往往是从田野这个参照物上折射出去的；更不用说他那些描写农村生活和人物的小说中沉沉地跳动着的乡土血脉和郁盘着的乡土情结了。

就我这次读过的《败节草》、《黑蜻蜓》、《无边无际的早晨》这三篇小说而论，最便于我们一窥作家

的乡土情结而且透露出了些许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不能不首推《黑蜻蜓》。这篇小说从一个长大后成了作家的“小脏孩子”的童年回忆展开叙述,把一个一生只知勤劳苦做,耳聋心不聋,人穷志不穷,言寡情不寡的普通农妇二姐的形象,活脱脱地刻画出来了。那个似乎成了“精气”的缓缓移动过来的大草垛下用细腿支撑着的8岁的小妮子;那个“日子过得艰难,人又撑得极大”,十几年不到姑家走亲戚,送礼一出手就是半扇猪的“死妮子”;那个也有着自己青春的秘密,在鞋底上绣着黑蜻蜓,有主见也有情义的女孩子,那个为国家奉献了儿子,把老式织布机使用到坍塌破碎为止,只活了47岁的农村妇女;这一个个影像在我面前交混叠印成一个无声无息却形神毕现,无怨无悔却情义兼备的二姐形象。这个人物是深深地浸润在作者的感情里的。当小说里“我”的新婚妻子讶异于二姐衣领上的虱子并流露出避之唯恐不及的神色时,“我”不禁对城市女人的浅薄和挑剔愤然而斥了。在这里,二姐的存在,成了“我”生命中的根基,成了“我”的社会伦理热情和道德感的一种触媒。在这篇小说中,隐伏着一条通

向李佩甫的心灵世界和创作心理的秘室的可靠通道。

而且,《黑蜻蜓》也丰赡地展示着这位作家湛深的观察力和曲达的表现力。试读二姐的未婚夫借别人的一身新的蓝衣服来相亲的情景和二姐退钱却留下红纸包儿的描写,是多么有力而蕴藏丰厚啊。这个情节和后面二姐一家人穿上自己缝制的“一色蓝”,组成“蓝色小分队”到姑家参加“我”的婚礼的场面,形成了绝妙的前后呼应,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实在是神来之笔。一斑可窥全豹。即使在艺术上,《黑蜻蜓》也无愧为李佩甫的代表作的。

当然,如果就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人物性格的社会生活内涵,作品的社会意义而论,也许有的读者会更喜欢《败节草》和《无边无际的早晨》。这两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着力于刻画那种从中国农村多年来的沧桑变幻中历练出来的、带点“贼”气和戾气的农村干部形象。李金魁也好,李治国也好,他们都是从极度贫穷的乡野底层挣扎出来,迂回地在所谓“仕途”上攀援上来的。在他们身上,带着生存环境逼成的种种生存拟态,也带着某种于连式的无情无义和不

择手段。作家在剥露这些的时候，笔锋真是锋利无比，足以穷形尽相的。但这种剥露的内里，似乎为一种孤愤所驱动，所控驭，有时就不免有点刻意了。两篇小说中，《败节草》中的李金魁，更多一些知识的狡智，其经历的大起大落，其判断形势以决行藏的天然直觉，被描写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但李金魁升到市长位置之后的种种描写，和他无意中掌握了市委、市府班子中 37 人受贿记录之后抛硬币以决定自己下一步举措的小说结尾，给人以仓猝之感，并且和小说前面的大部分篇幅中浑和的农村生活故事、情调、氛围不太协调。而《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治国，则更带农村“贼”娃子的精贼和戾气。这个吃百家奶长大的孤儿在当上乡长后硬撑出来的冷面和铁腕，以及这冷面和铁腕后面的内心冲突，的确是写得很深刻的；但有的地方略有张扬之感。倒是那个小金魁的监护人三叔的形象，真是绘声绘色，无懈可击，笔墨不多，却意味深长，在我脑子里留下的印象，似乎比李治国的形象更深切持久一些。作家在不经意中以俭省的文字勾勒出的次要人物形象，往往比他刻意突出、浓墨重笔描写的主要人物

形象更鲜活、更自然，这是小说创作中屡见不鲜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很值得留心艺事者深思的。

二

刘醒龙是生活在湖北，有长期农村基层生活经验的作家。他擅长通过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生活、心态、言动的精妙描写，来表现他对农村现实关系的深刻了解，使像我这样对农村情形、农村干部只有远远粗粗地一望的印象的人看了之后恍然大悟，大为叹服，并生出无限的感慨来。他也钟爱乡土乡风，对城里人城里事颇有微辞，但他的情绪却是和缓的，讽刺是略偏于轻嘲的，故事也往往带些喜剧色彩。

置于卷首的《路上有雪》，最能见出刘醒龙乡土小说的这种老到而轻快的特色。小说讲述了一个通过考试被提拔任命的乡书记安乐履新之初的一段生活故事。这故事从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安乐所辖的一群村支书的不太正常的举动开始，然后场景移到乡里、村里，渐渐掀开帷幕，突然爆出意外，屡屡在一筹莫展之时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最后平和地把你引渡到真实的乡土生活之流里，让你不无忧虑也颇觉宽慰地感受缓缓变革中

的中国农村蹒跚前行的步履和生活变化的脉动。刘醒龙实在是能讲述故事的。他把只有小波小澜、有惊无险的农村基层工作和平淡无奇、琐碎零乱的农村日常生活，组织成了悬念迭起、兴味无穷的套中有套的故事，吸引你不嫌絮叨地读下去，从有些神思不属到终于全神贯注，欲罢不能，这里有着怎样的魔力呢？我想，首先是由于对生活内情的了解之深而给出的新鲜感。使我们一听就会拊掌称善的治乡良策——比如翻修校舍，兴办乡村企业之类——原来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变为秕政；而让我们一提起来就蹙额叹息的乡村干部催征逼讨的强硬粗暴，在某种境况下却又是以邪制邪的有效办法；在一般情况下需要竞争竞选上任的村干部，在特殊情况下也会来一次集体大逃亡；而往往是面和心不和的乡书记和乡长的关系，在安乐和高天元的故事里，却是如此配合默契、心领神会。在这些出乎意料、略带荒诞的故事的进展中，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农村生活，真实的农村工作。“正因写实，转为新鲜”，这真是小说艺术的不可移易的铁则。其次，这篇小说吸引我的，还有安乐和高天元这两个一新一老的乡

干部身上那种真的人的活气息。年轻的安乐的机敏善悟和他对高天元的善解人意的呵护，他的果断处事和柔情缱绻，他的上进心和幽默感，都描写得恰到好处；而高天元的奇特的被默许的“重婚”生活，他的伪造车祸的狡智和痛斥在外游哥们的气势如虹，无可辩驳，也写得入情入理，或脉脉含春，或虎虎有生气。最后是作者对乡村生活的那种乐天的也不回避矛盾的态度，这大概也是中国最大多数读者所乐于接受的。乡路上是有雪，也许还有深的雪坑，但已经有像安乐、高天元、毕建成这样一些踏雪而行的早行人，雪是会化的，路是会拓宽、延展的，生活在迟缓而迂曲地进步着。——这不正是中国整个的现实的缩影吗？

《大树还小》和《白菜萝卜》从两个独特的角度，表现了作家对淳朴正直的乡下人的赞美和对浅薄自大的城里人的嘲讽。前者是关于“文革”中知青生活的再咀嚼，弥漫着悲剧的氛围；后者是现在乡村的人事与城里的人事的交融与碰撞，微带轻喜剧的色调。如果说，《大树还小》中秦四爹的重情尚义与白狗子的无情无良（他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纳有恩于他的农村朋

友之女为“小蜜”!)形成了鲜明的对蹠。如果说这种安排使得小说的道德谴责的意思过于直露的话,那么,《白菜萝卜》中的农村汉子大河与进城经商的弟弟小河、寡居的卖服装女商人佩玉之间发生的冲突、纠葛,则表现得比较含蓄微妙,只是客观地把两种不同的人生样态和文化心理相映成趣地展示出来罢了。其实,农村虽然有愚昧落后的一面,但中国农民的血性、正气并不能掩;城市是藏龙卧虎、引领社会潮流的处所,但八方杂处、九流交汇,却也较多藏污纳垢之地。更何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乡接合部的扩展,小城镇的兴起,使得城乡生活,城乡人物之间的界域,不再那样犁然两割了。作家的恋乡拒城的情绪,原也无需那样强烈偏执了。白菜萝卜可以各有所爱,也不妨兼爱并取。大河虽然不能全部接受佩玉,但不也终究一度睡在一起了吗?

三

倘若说刘醒龙带着些江北江南的聪颖气,李佩甫严守着中原大地的古道风,那么,身处燕北的何申,则更多一些北方汉子的豪爽劲道;这在他的小说中是看得很清楚

的。

何申的小说,我是读过很多的,每一把卷,就读得津津有味,常常有“没事偷着乐”的时候。这次又读了《乡村英雄》、《村民钱旺的从政生涯》、《富起来的于四》这三篇,又感受了一番这种读小说的愉悦和开心。

《乡村英雄》是一篇“文革”乡产政治闻人赵德印的轶事录。因为特定的时代机缘,发明了大粪高温发酵法的老农赵德印,一度被提拔到县革委会常委、“九大”代表的高位,由此引发一连串在那个时代习以为常,如今看来却是荒唐笑话的故事。像这样的人物,因其属于那个被否定、被唾弃的时代,大抵带着滑稽的悲剧色彩沉没到历史的烟尘中去了。但何申写他,却不止于嘲笑揶揄,而是较深地写出了造成这样的人物的社会环境、时代风气,使我们看到了是怎样的时代条件使一个朴实粗豪、勤劳耿直的乡下能人扮演了力不能胜、身不由己的政治点缀角色,弄出了诸如让乡民躲原子弹,咬定林彪乘坐出逃的“三差鸡”是被导弹打出个大洞才坠毁等等让人哭笑不得的喜剧。同时,何申还更深刻也更真实有力地写出了,是怎样的现实农村生活

条件和农民固有的传统智慧,使这样一个被抹上可笑的政治油彩的老农,在当时的社会矛盾的境况中,终究显露出了正直仗义,颇具远见的英雄本色。在生产实践和乡间生活中形成的朴素的眼见是实、实事求是的农民思维方式,在初步的文化学习的滋润下,便从政治乱云浊雾的间隙,伸长出了嫩绿清新的思想枝条。在赵德印那些用俚俗粗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远见卓识”(如“历朝历代的嘎咕人,都没好下场”;“难说呀,能把船翻过去,就兴许能把船翻回来”;“庄稼人,首先得吃饱肚子,毛粮一年三百六,拿啥实现机械化?”等等)中,的确有着一种任何情势下都恒定的对世间万事万物的真知灼见。而在赵德印的公道直行的行事(如对刘四海的防范与教育,对骂过他的知青的大度处置,对仗势“撬行”的梁玉华、周强的强硬反击等等)中,更可见出这位宁折不弯,敢作敢为的老劳模的草莽英雄气概。这位粗豪可爱的赵德印,使我不禁想起鲁迅说过的一段话:“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

喝中国农民的“狼奶”长大的鲁迅对中国老百姓的这一判断,和何申笔下的赵德印身上正直、求实的英雄品格,对于我们认识今天乃至将来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仍然是可靠的、屡试不爽的指针。何申在小说标题下引“温故而知新”牟其端,看来是不为无故的。

《村民钱旺的从政生涯》中描写的经村民大会选出来的葫芦峪村民理财领导小组组长钱旺的有趣故事,则是何申从当前中国农村人民民主的新发展中,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切割下来的一个“活体切片”,它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和艺术意味都不能不使我们刮目相看。实际上,钱旺在执行其理财监督职责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咬定死理不放松的较真劲儿,软硬不吃随机应变的柔韧劲儿,不怕鬼不惧邪的硬气劲儿,都是和《乡村英雄》中的赵德印一脉相承的。但他的“从政”,是民选而自愿的,和赵德印当年由上头指定不太情愿不同。而且他的从政内容,是有法为据、具体可行的,和赵德印当年参加常委会却茫然无所措手足也大异其趣。但他从政遇到的复杂情况,却也是赵德印那会儿不可同日而语的了。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情况,使钱旺

看起来有点像摇摇晃晃独战风车的堂·吉珂德一样。正如同情并协助他的村会计钱素霞所说的那样，如今像钱旺这样的人太稀少了。物以稀为贵，人以正为宝，正气的确是在钱旺这一边。当妻子请进屋来诱迫钱旺为他们的非法开支条盖戳子的村干部“多担待，别生气”时，小说是这样写的：“钱旺瞪了她一眼，他想横竖也是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得公公正正像戳子那么立在那儿活。再有就是纸里包不住火，肚里盛不下屎，啥事都有个真相，没权没势受气是暂时的，早晚有一天还得天是地是地，人间有正气……”这是多么硬朗澄澈的想头！作家把支撑钱旺灵魂的支柱竖出来给我们看，最后又让钱旺挺身而出报警捉赌扫黄，暗下决心竞选村主任……这也许有些理想化了。但是，把生活中还那么稀少的这一粒民主的良好撒入自己艺术构思的苑囿，多浇一些作家主观感情的雨露，以促其发芽，成长，伸枝，展叶，使它的无限生机和光明前途展现出来，这不也是力促生活前进，力求人生改善的作家应有的艺术权利吗？

还有一篇《富起来的于四》，读来更是令人忍俊不禁。于四原先

是个穷得上不起学、父亲临终想吃口肉也吃不上 的农民。改革开放后，“箍得跟水桶似的”政策松了，他也就可着劲儿往富里折腾。这个人精力旺盛，脑筋灵活，心眼儿活泛，很快就先富起来了。作家着重写他富起来后的一次次折腾：给儿子举办的张扬而尴尬的婚礼；为确保木材供应强迫女儿嫁入大山沟；给媳妇的塌鼻子整容，闹起往松树坡给父母迁坟的风波……这于四“好像一颗火星子，跑到哪哪里就得燎起点火来。而他自己像是水火不怕的孙悟空，翻来覆去伤不着他一根毫毛，周围的人却水呛火燎地被折腾个够呛”。中国农村中像于四这样能量大胆子大不安现状不循常规的能人奇人还真有一些，在他们的折腾故事中，最能见出改革开放后农村生活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和斑驳奇特的多样性。作家能和于四这样的拔尖人物保持朋友关系，在接触给予有限的教育、影响和帮助，使他后来多少也认识到自己没有文化的局限性，哪怕自费也要逼儿子上学，这当然也很有一些意味。但这小说的价值却不在于作家想含蓄地提出的对富起来的农民的教育的重要性问题，而在于何申在于四的折

腾中客观地写出了中国农民的合理的生存、温饱、发展的种种欲望怎样以荒唐可笑的形式出现。即使在最令人发噱的强迫妻子做隆鼻手术的故事里,不也隐含着令人有些心酸的人的爱美的潜意识吗?

何申的小说充满了有趣的故事、谐谑的语言、民间的智慧、乡土的气息,而且时代感强,常常写出

一些人人笔下所无的新鲜人物。(如钱旺)但他有时往人物身上堆垛了太多的笑料,有时难免有把人物漫画化的油滑倾向。这是在今后的创作中应该力避的。

2001年4月18日

于西坝河北里寓所

目 录

序	曾镇南 (1)
乡村英雄	(1)
村民钱旺的从政生涯	(44)
富起来的于四	(80)
热河大兵.....	(113)
热河鸟人.....	(147)
热河官僚.....	(185)
乡间往事六题.....	(222)
乡间闹事六题.....	(231)
老汉与叫驴.....	(241)
二贵摔跤.....	(248)
小城名人.....	(258)
热河诗梦.....	(263)
后记.....	(273)

乡村英雄

古人云：温故而知新……

一九六九年春节后，我最敬佩的我的亲大舅、茅草沟公社石碾子大队革委会主任赵德印，去北京出席“九大”。会议期间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吃饭，有人把我大舅引到一个圆桌前坐下，坐下后我大舅抬头一瞅，就愣了，对面好像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呀。我大舅平日里爱上火，北京宾馆的暖气又死热，结果他那些日子就一个劲长眊目糊，看人啥的就不大清楚。周总理认识我大舅，说德印同志，你搞的高温发酵肥，对农业增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我大舅揉揉眼睛说真是周总理呀，您老不在台上

坐着，也亲自来吃饭呀。说得周总理和全桌人都哈哈笑。我大舅脸通红，说对不起，我就会积肥，我不会讲话。周总理说你要不断提高自己啊，不能总当大老粗，要学会掌好革命的大印，不能得（德）印就万事大吉。我大舅嗯了两声，就端碗吃饭。桌上的菜本来就漂亮，他眼神又不大好，看去就是红红绿绿一团一块，于是就不敢下筷子。周总理很亲切地问：“德印同志，你怎么不吃菜？”

我大舅不好意思说眼神不好，看着桌子说：“庄稼人，不爱吃菜。”

周总理问：“那你想吃什么？”

我大舅咬咬牙说：“吃肉，炖肉。”

周总理乐了，真让服务员给我大舅端来一碗红烧肉，吃得他满嘴流油，那个叫香。饭后，周总理送给他一枝红蓝铅笔，鼓励他多识字多读书。我大舅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这时旁边有个白胖子，秃头，鼓眼珠子，他说德印同志还得讲卫生，比如要刷牙。说得我大舅怪不好意思。我大舅黄板牙，从小到大没刷过，除了夏天啃个青浆玉米，能把牙蹭得白一阵，其他时期总是焦黄一片。我大舅也是挺好面子的人，特别他是全国劳模，五十年代就和时传祥等人受过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当然，那段事“文革”起来后不敢提了。但在乡下，从人民公社的社长到后来的革委会主任，哪个也不敢笑他牙黄。只有我舅妈每当他要外出开会，把他积肥穿的衣服鞋啥的扒个一光后，爱说在家熏我们就够啦，可别出去熏人家领导，还有你那嘴那牙，也寻把刷子掏掏蹭蹭，别跟黄屎坑似的。这时我大舅就骂，没有黄屎坑，哪来的五谷丰，没有坑屎黄，哪有我大名将。

我大舅没念过书，只认识自己的名字，但他挺聪明，说个顺口溜

一套一套的，我敬佩他就是从这开始的。我大舅对说他牙黄的白胖子很不满意，但那是在北京不是在石碾子，他只能忍了。回到宾馆见小卖部卖牙膏那里人不少，就过去看看。见不少代表说买这个牌的那个牌的，我大舅就心虚，怕自己说不准那牌牌。溜到人少的柜台，忽然见里面摆着一管管的牙膏，他心里就笑那些人，在那边挤什么呀，这边不是有嘛。服务员过来亲切地问老大爷您买什么，我大舅听了心里不咋高兴，那一年他刚虚岁五十，就算在乡下风吹日晒，也不至于一下子变成老大爷。我大舅随手指指说来一管子，交了钱就走了。往下也不知他从哪买了把牙刷，回到住处就刷，才刷了两下就觉出不对劲，咋满嘴火油味儿，低头瞅瞅，牙刷子油黑，再照镜子，满嘴漆黑。旁人过来看了很气愤，说这是谁拿鞋油当牙膏卖给我们的劳模，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那会儿我大舅恶心的不行，没法解释。这事惊动了代表团的领导，要向上报告，我大舅吐罢忙找去说跟服务员没关系，好说歹说才没把这事闹大。

回到大队后，我大舅跟我说都怨那个白胖子，你瞅他头上那几根

毛，好像没发酵好的粪包。我一听就明白他指啥，大舅他搞了许多年高温发酵大粪，发酵好的粪包像个光溜溜的坟头，发酵不好的由于内部温度不够，上面就爱长点蔫不唧的蒜草，大舅见了往往是给一脚，再骂句，没种的卵子，长个鸡巴毛。我怀疑他说的白胖子也是个大人，劝他您可别去外面这么说人家，大舅说害得我刷鞋油，我还不能说他两句。我说得搞准了他是谁再说。过了几天他扛着锨拿张报纸找我，说：“狗子，可找着这个球啦！”

我的小名叫狗子，我拿过来一看上面的照片吓坏啦，那是姚文元，忙说：“惹不得呀，这是批《海瑞罢官》的姚文元。”

大舅拿过来瞅瞅，问：“就是让咱看不上戏的家伙？”

我说：“没错。”

大舅摇摇头说：“这号球咋到了毛主席身边……”

我摆摆手，说：“不能这么说。”

大舅说：“没事，这是在河东，又不是在北京。嗯，我明白啦，这家伙属球的，脑袋圆，会来事，娘的，我让你也刷刷牙！”说着从锨头子上抠块屎嘎巴，抹在报上。

我赶紧把报纸拿过来，说：“瞅

瞅，把人家脸上都抹满啦，够刷半拉月的。”

大舅笑道：“这么好，这模样毛主席不喜欢，撵一边去，省得添乱。”

我们石碾子村分河西河东，是一个大队，当中有一条小河。我姥姥家在河西，我娘嫁到河东，两下相隔也就一里地。我娘她姐四个哥俩，我大舅老大，我娘在他肩下，往下三个妹子一个兄弟，我的三个姨都嫁到外村，老舅才娶了媳妇。我念到小学六年级时来运转了，我爹身体不好，家里缺劳力，我就回生产队种地，转年大队会计被查账时跳崖死啦，村里找不出旁人就让我干。那时我大舅还没进大队，按他的本性，他是不愿意当干部的，他就想搞大粪发酵。他从年轻时就当大粪员，叫得雅点叫积肥员，就是把社员各家茅房的人粪尿挑到村外的大坑里沤肥。老做法是往坑里放点沙土，晾到秋下，起出来再冻一冬，转年春天打碎了上地。这么着肥效基本上是没发挥出来。我大舅的新做法是挖一个圆坑，把大粪沙土拌在一起，放在坑里，上面用泥土抹严，就是前面说的有点像坟包的样子，其结果是

坑里温度越来越高，大粪充分发酵，有害的寄生虫被杀死，肥力全部融进沙土里。这么说吧，发好的肥土黄里发黑，用手一抓，粉面子一般。当然，一般人谁也不去动手，可我大舅不怕，他用两巴掌一搓，放在鼻子下一闻，说这锅发得好，跟闻炒芝麻似的。我们石碾子大队因为有这肥，粮食连年增产，报纸宣传后，我大舅就出了名，选成了劳模。“文革”起来后，扫“四旧”，再后来武斗，大联合，我大舅一点也不参与，只是一心搞他的大粪发酵，按他的计划，是要把原来的小坟包大的发酵坑往大里搞，一锅就够上个几亩地。但这么干有困难，粪不够，山村人本来就不多，加上狗吃猪抢，一家一户的小茅坑攒不下多少。我大舅最羡慕城里的厕所，赶集似的进来拉呀尿呀，留下的都是好肥料呀，他说搞试验离不开这些好腚眼子呀！

但六八年大舅不得不从政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刘四海找来，说你不能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大方向了。大舅说我家三代贫农我又是劳模，方向还有个错。刘四海说你跟刘少奇握过手，你以为你身上没有疤痕咋着。大舅有些害怕，说我也不当干部呀，刘四海说谁家媳妇一

上来就会生孩子。我大舅说要不就试巴试巴，刘四海说这就对啦，谁都是洞房里一试巴，就摸熟门路了。我大舅不大瞧得起刘四海，他本来叫刘四孩，在公社里写个材料啥的，还爱和村里的女子闹，占个小便宜，谁也没成想他驴粪球子发烧当了主任，还改名四海，他自己说是“四海翻腾云水怒”的四海，大伙背后叫他刘翻腾。

大舅当了大队革委会主任后，偷偷问我，是不是在全大队想咋干就咋干。我说能说了算，但不能胡来，大舅说为无产阶级政权多打粮食，不是胡来吧。我说估计不是胡来，毛主席让咱们抓革命促生产呢。大舅点点头说那就好那我就招呼了。招呼的意思就是干啦。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每个生产队建一个大茅房，个人家的小茅房一律封了填了。对这事社员意见挺大，说憋泡屎还得跑大老远拉，要是窜稀拉裤兜子里谁给洗。我大舅开大会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闹了这么些年，觉悟按说也该提高啦，咋这么点事就落实不了，人家城里不都是上一个茅房，一块蹲着还能交流活学活用的经验。有人说臭烘烘能说出啥好经验。我大舅说这好办得很哟，咱把